



风吹动

（外一首）

鲁文仁（辽宁）

风吹动家国的安静
天空中不再有阴霾
世间万物光彩重生
草木们窃窃私语
要进行一场绿色的狂欢
花苞的心事就要破解
热爱的事物一一聚拢

风吹动大地的辽阔
阳光滑翔出地平线
春光万顷晃动原野
永不停歇的风
从远方吹向远方
从苍茫吹向苍茫
推着我们跑在路上

风吹动春天的繁盛
人间又是
一年光景

写到春天

写到春天
就会写到对春天的期盼
期盼雁阵带来的温暖
期盼花朵拧亮大地的灯盏
期盼油菜花把无边的田野开遍

写到春天
就会写到对春天的热爱
热爱树木葱茏滴翠
热爱桃花如海汹涌澎湃
热爱蝶翅轻轻撩动小路的寂静

写到春天
就会写到对春天的眷恋
眷恋春天姗姗来迟
又总是稍纵即逝

来绵阳游仙不几天，朋友便相约去登山。步出大楼，一阵风迎面而来。高厦林立的街区，回环交叠的道路，缤纷五彩的招牌、广告，川流不息的人群、车流，游仙这颗“西蜀明珠”，在喧嚣沸腾的阵阵声浪中不停地浮仰、旋转。

穿过几个街口，走了不过几分钟，就开始爬坡。不知不觉中，耳边传来了鸟儿的脆鸣、溪流的淙淙和那些不知名的植物发出的沙沙的细碎声音，使得我那浮躁躁动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蓦然回首，才发觉原来已攀上了弯弯的山径，都市的喧嚣已被脉脉青山挡在身外。

热闹的游仙，原来也有静默的时候。细察绵阳的地貌模型图，我们才明白：

脚底下这块繁华的土地，原来是西蜀丘陵延伸向涪江的一脉，秀美的山峦几乎占了全区面积的百分之八十。难怪游仙山峦起伏，奇耸西北；众水贯穿，奔腾东去，平添了一份秀美和灵气。那巍峨的富乐山、龟山、狮子山，各具雄姿，各有异采，或挺挺然立地顶天，或昂昂然龙腾虎跃，或以雄势震撼人心，或以秀丽撩人情怀；那浩浩荡荡的涪江、芙蓉溪，众水同源异流，却又殊途同向，或迂迂曲曲，或奔腾飞泻；那浅丘围成的小平坝，田畴似棋，溪渠如练，花气飘空，一派富饶美丽、万象纷呈的迷人景象。当亲临其境，你不由得顿生江山壮美、乡土灵秀之感！

有时，你从游仙的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忽然会发现，眼前的楼房竟然建在山坡

深沉的土地

谢章成（江西）

字我都还记得十分清楚。这一块田叫“大口”，因为面积大，能打二十多担粮食；那块地叫“屋背头”，因为位置在老屋的后面……有了这些名字，家里人在什么地方一说我就知道：“你爸在屋背头锄地，喊他回来吃饭吧。”“送碗茶去大口，你爸在那儿栽禾。”……那些遥远的声音随着脚步的挪移在我的耳边萦绕，儿时宛如昨日。

还记得年少时的暑假，父亲总带我在“大口”耘禾。“大口”那么大，耘完一个圈要花上半天的时间，粗糙的禾叶把我的皮肤扫得火辣辣生疼，当时的我觉得种田真苦，下决心要好好读书走出农村。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便兴奋地觉得自己终于跳出了“农门”，再后来，参加工作后，我就很少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了。

时光走得飞快，父亲过世了，母亲也日渐衰老，我想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同时也有人劝我，干脆把老家里的房屋田地处置了，以免总是挂心。可我知道，一旦如此，这片曾经养育了我的土地便将和我彻底地分离了——在农村时觉得辛苦，但一旦思及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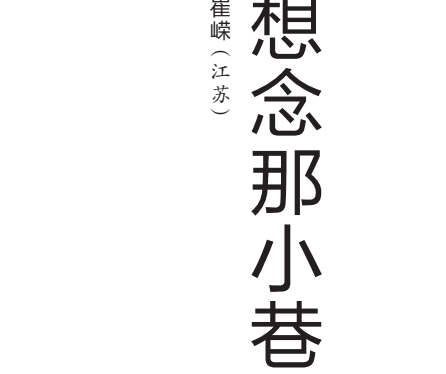
上，原来，这里已是盘山公路了。而不远的前方，那一栋栋高楼，又仿佛站立在峭壁的边缘，别具独特的风貌。

当公共汽车不紧不慢地驶过热闹的街市时，人在车中，就可以望见相逼的楼群之间显露出少许的山峦轮廓。当你走到一个较为开阔的岔路口时，抬头望去，一座座绿色的峰峦似乎近在眼前，缩短了 you 与青山的情感距离。

青山无语，无语情深。

日落时分，或烟雨蒙蒙之际，在游仙，透过玻璃窗，你便能看见余晖衬托下的青山和烟雾缭绕中的楼宇。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一阵莫名的感动便会袭上你的心头……

啊！游仙的山！



很想念那条小巷。

我知道，我距离那条小巷是愈发的远了，并且由于诸多原因，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它了。

那不是戴望舒的小巷，也没有撑着油纸伞、有着丁香般的颜色和芬芳的姑娘，却亦悠长，有时还会下一点小雨。朗润的春日里，巷外墙边的栀子花开了，馥郁的花香随风一阵阵地漫过来，又漫过来，小巷便湮没在了花香里。

小巷很深。巷子里的石板路，最初的模样我已无从知晓，只记得到处坑坑洼洼，每至雨天总是满地积水，稍不注意，便溅得一身水渍。石板路的两边长着一些野草，东一簇西一簇，稀稀疏疏的，它们由浅绿至深绿，再至墨绿，然后又逐渐地萎靡和枯黄，乃至风干……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生命的轮回。

小巷从大街上斜伸出来，呈弧形，蜿蜒着向东而去。小巷的尽头是田野，一个不大的柑子园与小巷隔河相望。巷子的一边是瓦房，一边是石砌的围墙，低矮的瓦房只高出围墙二尺光景，肆虐的苔藓在瓦房上形成若干部落，驻扎得稳稳当当。长期困守在那条清冷小巷里的，仅有一两户人家，其余人家大门上的铁锁早已锈迹斑斑，人都去哪里了，我无从猜想。于是，小巷像一根渐失温度的血管，生气若有若无，只有在严冬的下午和盛夏的早晨，当有人担着井水从小巷中穿过时，桶里一漾一漾的水溅在石板路上，以及渐去渐远的脚步声，才让那根血管仿佛还在搏动着。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留在小巷，我找不到答案，可能，是太过清静了吧。

然而，我却喜欢有时间就去小巷里转转。一个人坐在巷中的石阶上，多少有些寂寞，却不孤独。一棵高大的皂角树紧挨着巷子的围墙，那树上生长着我的希望，有了希望陪伴，我便忘记了炎热或寒冷，甚至忘记了饥饿。每年在秧苗刚插下去时，我就盼望着它们快快长大；待到它们葱绿了，茂盛了，我又期盼着它们快快抽穗，快快饱满，快快变得金黄。只要打谷桶一响，我的希望就逐渐饱满起来了，当秋风扫去了树上的黄叶时，我无需打探便能确信——我的皂角熟了。趁午睡的间隙，我背上小背篓从后门出去，爬上围墙，攀上皂角树，眼前一串串沉甸甸的皂角是那样的饱满，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小巷狭窄，上方的天空也不大，却一样看得见那片蔚蓝的天空，也一样看得见飞鸟。坐在石阶上，书看得久了，眼睛便开始胀痛起来。抬头望一眼天空，一种憧憬就开始在心头荡漾。天空的颜色真好看，就像是被洗过了一样，干净清亮，我的未来也会和那片天空一样美吗？接着，一些派生的遐想也随之而来，一闭上眼，思绪就活跃在无限的遐想中，飘飘荡荡，幼稚而大胆，沉静而疯狂，甚至能让我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麻雀的叽喳听厌了，燕子的呢喃听够了，就想听几声大雁的呼唤。秋分之后，南飞的雁群排成了“一”字，忽而又变成了“人”字，我因这整齐又完美的阵仗看呆了眼，不由得肃然起敬。偶尔传来一两声雁鸣，无论是长号抑或欢叫，都能让我回味许久，于是饶有兴致地对长空吟诵起来：“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现在想来，小巷瓦房低矮，石板坑洼，遍布苔藓，也真是寒惨得够呛。然而，多少年来，一种莫名的情愫早已深扎于我心灵的土壤，几十年过去了，小巷的身影是那样模糊而又清晰，一声声雁鸣是那样遥远而又亲近……

永远离开这片土地，竟又依依不舍。

母亲对我说：“你们有了城里的工作，是好，可惜就不能照料家里的田地了。”对于这片曾洒下自己无数汗水的土地，母亲总怀着深深的眷恋。我安慰母亲：“退休后，我会回来照看这些田地的。”

“要是你们老了呢？你们的孩子也会回来吗？”母亲这样问我。

我无法回答母亲，并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和妻子曾经商量过，将来退休后，我们夫妻两人准备回老家安度晚年。到那时，我们可以种几垄菜，养几头猪，喂一群鸡鸭，以安好的田园生活打发余生。对于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始终是有感情的，至于成长于都市的家中下一代，那就很难说了。

近些年来，这片深沉的土地，默默地送走了一个个曾经被她搂在怀里长大的孩子。我虽有意在未来守护这片土地，但是我的孩子呢？恐怕他会和很多农人的后代一样，最终汇入了城市的洪流，那时他们是否还会记得这片父辈祖辈世代扎根于此、辛勤劳作过的深沉厚土？

一犁新雨破春耕

刘世河（山东）

地的父亲视庄稼为图腾，对那些帮他侍弄庄稼的农具更是十分珍爱，家里有一间偏房是专门用来挂放这些农具的。犁属于农具中的大件，所以父亲对它尤为器重。每年开春要用犁时，父亲都会先将它从墙壁上轻轻取下，拂去灰尘，再将犁铧擦拭得锃亮，然后将之平放在院子中央，这时母亲早已在院中摆放好三个大馒头和一碗炖肉，外加一碗白酒。父亲毕恭毕敬地跪在犁前，许下对农事的祈愿——这显得无比郑重的仪式，叫“祭犁”。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祭犁”，其实是取“吉利”的谐音，寓意一年春始，大吉大利。再后来，我从书中得知，原来这被父亲视为宝物的犁，还颇有些来头。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犁由木石所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并开始用牛拉犁耕田，继而使人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犁”堪称我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伟大

革命。

了解了“犁”的渊源，再回想起父亲当年“祭犁”的仪式，便越发地心生肃穆，并深感那把有着弯弯把子的犁，以及那头长着弯弯犄角的老牛，都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劳苦功高而又默默无语，的确当“祭”当敬。

喝了“壮行酒”，我家的犁就该奔赴农田履行它的使命了。父亲先套好牛车，再将犁小心地搬上去，随后他一纵身斜坐在车辕子上，一手扶着犁杖，一手扬起手中的鞭子，凌空打了一个响亮的鞭花，再用力往回一收鞭杆，鞭梢儿便不偏不倚地正扫在牛颈上。父亲吆喝出一声脆亮的“驾——”，老牛便迅疾地迈开蹄子，一路朝着村外的田野而去……

于是，暖暖的春阳下，父亲、老牛、牛车与犁，以及乡路两旁已经冒出嫩芽的随风摇曳的柳枝，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情画，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每念及，心醉其中。



风从东方来

苗青（广东）撰